

我的“第二故乡”石家庄

□刘师爽

心中的城市变化大

8个月没回石家庄了！这次回来，见复兴大街多了两条灯火通明的地下通道，多了几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——这一切令我震惊，感觉如同驶入了新世界一般。我想，即便是一些大城市的进城路段，也未必比俺石家庄入市口雄伟壮观，不由得由衷感叹！

有着千万人口的石家庄，地大楼高人多，道路纵横延伸，如今我这个“老”石家庄人开车总会迷失方向。她成了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。如果说楼房和人是城市的硬件，那么精神文明和历史文化就是城市的软件。石家庄市的精神文明一直统领着城市发展。市民聪明智慧，纯朴善良，勤劳勇敢。就连交通法规执行方面，据走南闯北的我观察，石家庄人皆遵章守法。作为省会，各个方面均起到了表率作用。唯有优秀的人文土壤，方得人才济济，逸辈殊伦。这样的城市才称得上英雄城市。

石家庄发展越快，而早已奔放的亲情越深、友情越重。这次回家，更让我切身体会到亲人亲、朋友爱，就像坐在庄稼地里，躺在热炕头上，坐卧踏实，心头温暖。

万家灯火暖心窝

石家庄这座城市不像北京、上海那样大，市民生活比较舒适方便。漂泊过许多大中小城市，我感觉还是石家庄最可亲可爱。

边疆城市黑河是我的老家，老家有一首歌叫《亲亲的黑河》，每当回家，听之，震我肺腑，动我心弦。37年前我走出黑土地，千里奔波，落脚华北大地。石家庄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，日久生情，我借用老家的歌名，高唱《亲亲的石家庄》，声震铜墙铁壁太行山，回音响彻华北大地！

“一‘河’一‘庄’，最接地气。这种气由足底上涌至心胸，又汇聚在头顶，循环往复，是鼓张我血脉的生命大气！”

回到石家庄第一天的上午，仅用半小时做了全面体检，CT把五脏六腑的轮廓清晰地挪到屏幕上，几位医生通过观察分析，最后得出结论：五脏光滑，一切都挺好的，有小问题也属正常老化，不用管。

晚上与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聚餐，其中一位失联了20年。当年两个意气风发的帅小伙也都到了退休年龄。我们亲切忆旧，百感交集，共同的心愿是珍惜当下，设计

春天与新年

□管淑平

春天是和新年一同到来的。还记得，去年，过完年也就立春了。而今年的立春来得有点急切，未等过年，它就悄悄地和人们相遇了。新春遇上新年，是一种崭新的气象，龙腾祥瑞，春满人间。

立春，是春天来临的信号。就像我们儿时过完寒假就会迎来开学一样，我们的心头带着诸多期待。谁不爱明媚舒缓的春天呢？尤其是在漫长冬天的禁锢之下，人们不仅要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还要忍受着寒风的肆意侵袭。等来立春，心里是欣喜的，因为温暖的春天已在不远处了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立春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，也是一年的开端。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。这是因为在人们传统的思想上，开场与压轴都很隆重。有个词叫“龙头凤

尾”。

那几天降温，骑车回家的确寒冷。但石家庄有万家灯火，心里阵阵发热。

游泳馆里忆当年

好久没游泳了，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馆，当天下午，轻轻松松游了一千米。

我和游泳馆有铁打的缘分，过去那些年，它对我温情有加，池水洗刷掉了我身上多余的脂肪。

人与人、人与猫狗等生灵交往多了，很容易产生感情；人与砖瓦建筑，或与建筑相关的事物相处久了，也有难舍难分之感。石家庄有四个地方和我息息相关——一是青园街上居住了几十年的宿舍；一是坐落在石家庄体育北大街的游泳馆；另外还有富强大街我工作过的两家省直单位。给我自由运动的游泳馆，20年来无论如何变化，都是我永久难舍难分的“对象”。

我爱游泳馆，不仅爱那老建筑和室内装饰，还爱泳池边的教练和救护人员。最近10年来，身居北京，偶尔回石家庄，每次回来，必去游泳馆报到，时髦的说法叫“打卡”。如今虽然场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年轻的教练也让我感到陌生，但只要进入此地，便有怀旧之感。可巧，这次游泳遇见一位老教练，他一见我便惊讶地说：“好多年没见你了。”曾经有十几年，我与他在泳池边形影不离，我看他执教，与他坐下来喝过酒。他和其他男女教练以及救护人员、游客都不会忘记我这个“白白胖胖的书法家”。书法充当了我与游泳馆结缘的“媒婆”。

2000年之前的游泳馆叫“水上乐园”，那时，它还是座小建筑，我误以为它是由附近药厂的热水处理车间改造而成的。那年换了新领导，通过他我得知“水上乐园”只是对外经营时的称呼，实际是“青少年业余游泳运动学校”。

新领导搞装修改造，慕名请我为“水上乐园”写招牌，说喜欢我的书法。他说他是长春师范美术班毕业的，与我是同行，又是老乡。我建议把“水上乐园”更名为“石家庄市游泳馆”，他说“好”。后来，我便题写了“石家庄市游泳馆”几个大字，挂在门头。随后我还给门厅、办公室以及会议室写了多幅书法作品。门厅是一个巨大的“搏”字。

如今的游泳馆已更名为全民健身中心，成为高端大场馆，馆内不再是单一的游泳项目，各种健身房应有尽有，真正成了“高大上”的全民健身中心。

我喜欢怀旧，怀念那朴素的小建筑，怀念那些书法作品，更怀念我与那位领导和教练们的友谊。

尾”，意为良好开端和完满收场，有始有终，一气呵成。立春，在一年中的分量也是举足轻重的。

立春，是春天的序言。就像新年到来时，我们要立一个目标，然后通过一整年的努力与付出，到年底时才能带着满满的自信回家团聚。“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陟负冰。”从立春三候中，我们能明显看到大自然的变化过程，春天就是从冰冻中一点点化开的。

立春的到来，并不代表气温已经回暖。此时，冬天的苦寒尚未完全消退，不少地方还会经历“倒春寒”。我的老家在农村，每年立春前后，甚至还会迎来一场雪。看到雪花降下，仿佛瞬间回到了冬三月。不过，能明显感觉到的就是风的力度，没有了冬日里狂风呼啸和挣脱不了的酷寒，而是带着轻微的冷意。过些日子，看到柳枝抽芽，隐约中还能望见一层浅浅的新绿，对春天的期待也就愈发明亮起来。

瑞雪兆丰年，新春新气象。雪花给大地以清寒，然而过年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，而且就在立春节气里，心里更多了一种对家与团圆的期盼。是呀，家人相伴，烟火可亲，团团圆圆，才是过年。

守岁的事

□封文保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。”我在农村长大，村民们把除夕叫小年，春节叫大年。小年晚上不叫守岁，叫熬年。刚吃过早饭，姐姐明明知道我熬不到晚上12点，故意逗我说：“今晚熬年，不许睡觉。”

过年必须要换新衣服，新衣服太珍贵了，平时不舍得买，腊月买来不舍得穿，小年白天还不舍得穿，生怕弄脏了。小年晚上吃过饺子，全家人换上新衣服，开始熬年。我们那里的风俗是本村的家族好友互相走动拜访，聊天叙旧，最后集中到某个长辈家。我的家族里四爷爷辈分大，在外上班，威望高，最后都集中到四爷爷家。四奶奶制作几个小菜，铜壶烫酒，父亲和叔叔、大伯们一边谈天说地，一边喝酒助兴。小孩不敢喝酒，不关心大人们谈论的内容，只眼馋盘中香甜可口的菜肴。桌子上的菜不多，出于礼仪和面子，我只能品尝一点儿。即使如此，那绝对是难得的享受，一年中只有小年晚上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美味佳肴。

我长大一点儿以后，熬年不愿跟着父亲了。我与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地玩闹，快乐在心头荡漾，幸福展现在脸上。

小年晚上，不论平时关系怎样，不论大人孩子，上门就是客，主人都热情。家家户户备好了糖块儿、瓜子、炒花生。大人们平时有了小误会、小摩擦，小年晚上上一登门，就说透了，冰释前嫌，重归于好。孩子们不管熟悉不熟悉，挨家挨户串门。小孩串门不是为了拜访，而是为了吃美食。瓜子、花生、糖块儿是平时享受不到的，一个村子有一百多家，从这家出来，又去那家，一晚上串几十家，只管享受，尽情享受。

孩子们最喜欢去那老师家，他平时很严厉，小年晚上却特别和气，听到门口有孩子就迎出来，满脸欢笑：“快来！快来！”那时屋子都很小，孩子们越聚越多，先来的孩子们吃了美食，主动告辞。临走时，那老师照例热情地把孩子送出大门，端着盛瓜子、糖块儿的盘子，嘱咐孩子们：“都装上点儿，都装上点儿！”

小年晚上，老师和孩子都在辞旧迎新，怎能不快乐？怎能不自由？无忧无虑，无所牵挂，无所顾忌，天真烂漫，除了快乐还是快乐，除了高兴还是高兴。至今每到小年晚上，那老师家大门口高高挂着的灯笼，那老师那热情的笑脸、开朗的笑声，就在我的心头浮现。

后来有了电视机，有了春节晚会，四爷爷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，熬年时人就更多了。除了家族里的人，外姓的村民也来拜访。人们一边喝酒聊天，一边看小品、听歌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客厅里，飞扬到大街上，激荡在夜空中。

年年守岁，岁岁年年。守不住的岁，过了一年又一年；迎不尽的年，迎了一年又一年。记得一个小年夜，我女儿照例早晨就发誓一定要熬到大年初一，结果还是不到夜里12点就睡着了。大年初一早晨，女儿猛一翻身坐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我7岁了！”活脱脱是我幼年的翻版！

时光如流，不久将到年底，又要守岁了。年少熬年，快乐无比；年岁渐长，熬一年长一岁，盼望孩子早点儿长大，又不愿自己变老。盼望、留恋、惋惜、无奈，情绪复杂。

元末戴良在《郡斋守岁》中写出了心中的无奈：“天地长为容，风尘叹此身。岁时追往事，独有老随人。”无奈有什么用？时光留不住，蹉跎空遗恨。我很欣赏明代张萱守岁时的豁达：“笑呼斗酒同留岁，细嚼儿童莫送穷。却喜明朝七十九，安眠健食白头翁。”一切随缘顺变，不喜不忧。淡泊守岁，快乐过年，平静地享受每一天。

本版邮箱：yzwbxjdx@126.com，欢迎读者朋友投稿，来稿请注明姓名及详细通讯地址！

冀之光

